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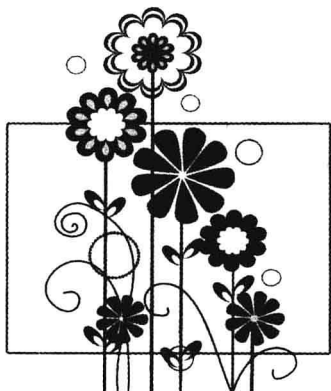


2012年
中国精短美文精选

王剑冰 选编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年
中国精短美文精选

王剑冰 选编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2年中国精短美文精选/王剑冰 选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1

(2012年选系列丛书)

ISBN 978-7-5354-6275-6

I.2… II.王… III.散文集—中国—当代 IV.I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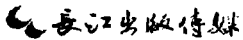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3031号

责任编辑:毛娟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力志文化

责任印制:左怡 邱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湖北鄂南新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0.75 插页:2页

版次: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280千字

定价:28.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 MULU

西地平线上的三次落日	高建群	001
物以载文，文以载道	范 曾	005
落叶	贾平凹	008
秋雨录：关于年龄	余秋雨	010
风景里的山峰	冯骥才	015
做一些无用的事	白岩松	018
一个俗人在拉萨	于 坚	021
女性的解放	杨 澜	026
唱吧，二妮	王巨才	029
细无声	叶延滨	033
男作家的“衣云花容”	柳 萌	036
人生的重峦叠嶂	杨闻宇	038
我记忆中的老舍伯伯	臧小平	041
百丈楼头	卞毓方	045

隐于历史繁华深处的街巷	葛水平	047
爱心开花	王兆胜	050
女间	王剑冰	052
秋疙瘩（外一篇）	乔 叶	056
关于老的话题	王本道	059
和自己交谈	廖华歌	062
在昆明居	叶多多	067
老妮坟	傅爱毛	070
迷失的破碎	庞俭克	076
高原明珠	徐宜发	078
寒露濯秋菊	高彩梅	082
日出撒马坝	王 童	086
棉花七段	冯 杰	088
这就是唐古拉	张宇航	093
为他们歌唱	周舒艺	097
带走一盏渔火	杨 杰	099
艇上迎亲	陈惠琼	103
推山鬼	高建新	105

一杯茶	张鲜明	111
银发诗人余光中	赵宏兴	114
怀念当初清水般的你	王散木	117
枣儿一样的诗意情怀	蔡云川	119
尊重夜色（外一篇）	张 劲	124
静	邵顺文	129
写意容心斋	王守振	132
我在民间	华 静	134
烟雨狼渡滩	淡 墨	137
瑰宝	朱东鐸	141
苏轼，苏轼	雪 依	144
受你磨难	阎俊玲	147
吃花	刘鸿伏	153
别样婚礼	杨春贤	156
蓝色山梁	周 莹	161
只言片语	王方语	166
待到起风夜，还来听村雨	范 宇	169
春天的双翼	王 妃	172

春天里	刘燕成	175
因为爱	任 静	177
家	晴雨时分	180
挖竹笋的水火伯	陈伟宏	182
白露为霜	若雪 白羽凉	185
紫薇花开	王 艳	188
沈从文的青岛情缘	梅玉荣	192
只想记住那个地方	杜玉芝	194
秋是天空飘落的心情	孔帆升	196
江南古镇	武 稚	199
尘	王 进	203
志明和尚第一心苦	王 晖	205
新年三章	金宏达	207
一江水，一塘荷	申瑞瑾	215
童年况味	李 皓	217
水的行走	沈 念	219
烟火	曲 近	223
一双三十年没握过的手	蒋 新	227

宋朝锦书	李佳骆	232
一座山城的重量	紫荆之挚	235
初春	李家淳	237
负重的河流	黄毅	243
土味乡愁	余继聪	246
路遇	王月鹏	250
春山青青	锦书来	254
乡村手语	禾源	256
绝不辜负春天	李娟	259
药草三种	高树德	262
守住一棵树	林仓	267
思想的芦苇	曲绍龙	269
大地的声音	向迅	272
水上来的人家	陈宇	274
木船横江去闹市	黄三畅	279
一树桐花	任文	281
问候是一种温暖	赵新平	285
父亲的婚事	水木园主	288

旧天气	许冬林	292
激越	张钰	294
关于爱情关于张爱玲	辛文婧	296
冯友兰与宗璞	李 锟	300
与一块土地的对视	陈丹玲	303
哭沙	宋先周	306
乡村寿宴	叶 子	309
吉祥山夜话	灵悟禅师	311
孩子们在风中停唱	牛浩江	316
秋天的足迹	胡 娟	320

西地平线上的三次落日

高建群

这几年，我每年都要去一趟新疆。中亚细亚地面上独特的地貌，奇丽的风光，每每令我惊骇，叫我明白了“世间有大美”这句话，绝不是一时偶然而发的诳语。而在所有雄伟的风景中，落日大约是最令我震撼的了。我见过许多次的落日景象，这里只简约地记述三次。

我们的车在甘肃的定西高原盘旋。天色已经有些暗淡了，头顶上甚至隐隐约约的有几颗星星。汽车转过一个垭口。这时，眼界突然开阔起来，在苍茫的远方，弧状的群山之巅，一轮血红的落日像一辆勒勒车的轮子，静静地停驻在那里。

它没有了光焰，颜色像我们写春联时用的那种红纸。柔和、美丽、安逸，甚至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像民间剪纸。它大极了。我说它像勒勒车的轮子，只是一个顺手攬来的想法，它当然较这轮子要大得多。它停驻在那里，模糊的群山轮廓线托扶着它。

面对这落日，我们全都在那一刻惊呆了。我们的车停下来，倚托着一棵树，架起机位，直拍到这落日消失。

做背景的这棵西行路上的树，亦是一棵大有讲究的树。它叫左公柳。一百多年前，左宗棠率领他的三千湘军子弟兵，一边栽树，一边望乡，一边抬着一口棺材前往新疆。他去新疆时走了八个月的时间，而在他身后，从西安近郊的凤翔县东湖起，直抵新疆的伊犁，路途上便留下了两行树木。

落日在沉入西地平线以下那一刻，跳跃着，颤抖着，降落在。它先是纹丝不动，突然，它颤抖了两下，往下一跃，于是只剩下了半个。半个的它继续依恋地慈爱地注视着人间，好像有些贪恋，不愿离去，或者说不愿离去正在注视着它的我们。但是，在停驻了片刻以后，它突然又一跃，当我们揉揉眼睛，再往西看时，它已经消失了。一切都为绛红色雾霭所取代，我们刚才见到的那一场奇异的风景，恍若一场梦境。

第二个带给我巨大影响和深刻记忆的是在罗布淖尔荒原上看日落。

我们是从迪坎尔方向进入罗布泊的，走的是被斯文·赫定称之为“凶险的鲁克沁小道”的那条道路。这样，车去的方向是东南，而落日的方向是西北，我们只是在匆匆的行旅中，偶尔地回头关注一下身后的落日景象。

中午一过，太阳刚偏西，就变得不怎么显明了。像一枚灰白色的五分钱的硬币，容易被人忽视地停驻在西边天空。罗布淖尔荒原上的大地和天空，混沌一片，也是灰蒙蒙的，因此，太阳的存在甚至被我们遗忘了。况且，那枚硬币的四周边缘，也不太清晰。

我们向死亡之海罗布泊行进。这里是无人区，没有任何的生命存在，荒凉宅旷如同月球的表面。四周瘴气雾霭弥漫，我们感到自己如同走入地狱，走入鬼域。为了打破这满天压抑，越野车司机放起了《泰坦尼克号》的用萨克斯吹出来的音乐，这音乐更给人带来一种梦幻般的死亡感觉。

整个一个下午，太阳就这样不死不活地在我们的车屁股的地方照耀着。说是白天吧，但是恍然如同晚上，说是夜间吧，在我们匆匆的回头中，分明有一个物什，在西天半空悬着。

最辉煌的罗布泊的落日出现在黄昏。那一刻，我们的越野车已经来到距古湖盆二十公里的龟背山。当时，在我们不经意的一次回头中，突然看见在一平如抹的西地平线上，一轮血红的落日停驻在那里。

它是那样鲜艳、温柔。就像我早年间，家里的墙壁上画着的一个姑娘的红脸蛋。记得每个可以偷懒的星期天，我都要躺在被窝里，瞅着那胭脂脸蛋出神。

这时我们的车停了下来，包括陪同我们一起进罗布泊的“老地质”，也都被西地平线上那辉煌的一幕震撼了。我们下了车。我们，我们的车，还有刚才那死气沉沉的罗布淖尔荒原的黑戈壁，此刻都罩在这一片回光返照中。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的脸，每个人的脸上都泛着红光。我们感到自己像在画中。

萨克斯管吹奏的《泰坦尼克号》的音乐，这时候适当其时地在放着。在那一刻我突然掉下泪来，我感到，死亡原来也可以是一件充满庄严和尊严的事情啊！

记得，罗曼·罗兰在构思他心目中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形象时，他焦躁不安了半年。有一天早晨，他登上山顶，看见一轮太阳正在喷薄而出，

于是，罗曼·罗兰心目中久久酝酿的英雄在东地平线上出现了。罗曼·罗兰因此而热泪盈眶，“让我把你抓紧，亲爱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叫道。

与罗曼·罗兰不同，我看到的是落日，是西地平线。不过，它们一样都是大自然伟大造化的杰作，而且较之日出，落日景象则更庄严、神圣和具有悲剧感。

西地平线上那一轮胭脂色的物什，终于从我们的眼前魔术般消失，一切又重归于死寂。我们上车，翻过龟背山，进入罗布泊古湖盆。

我要告诉你的第三次日落，是我在阿勒泰草原遇到的。那次实际上并没有看到落日，落日隐在云背后去了。我只看到了火烧云，那火烧云，灿烂地、热烈地、夸张地烤红了西边半个天空，烧红了大地上的一切物什，给我留下一个惊骇的印象。但是，我明白这一切的制造者仍是落日，是落日在云的背后挥舞着魔杖。

我在那一块地面当过五年兵，中国的那个西北角，曾吞没过我的全部的激情和青春。我的白房子的故事，就是从那里来的。还记得，有一次，我骑着马从阴霾四布的边界上走过，一户兵团人家的土坯房前，有一位七岁的戴着红领巾的小女孩刚刚放学回来，她向我挥手致敬。这一次，我专门到那土坯房前叩门。门开处，当年的小女孩已经三十二岁了，她的孩子都已经七岁上学了。我感慨地望着岁月。

我们是从一个叫“顶山”的地方，向西走时，遇到那一次落日的。

顶山是一个荒凉空旷的地方，典型的戈壁滩地貌。这里是兵团一八三团的驻地，地球上“无中生有”生出的一座小城（新疆地面有许多这种兵团人建立的城市），只是仅仅因了顶山的旁边有一条浅浅的乌伦古河，这些兵团人才能够勉强地活下来。

西天那吞没一切的大片火烧云，是在太阳坠入云层以后，突然出现的。我们的汽车的去向是正西，因此，我们感到自己正向那一片红光走去。记得，我赶忙唤司机停车，然后，请随行的摄影家以路旁一座土坯房为视角，拍下那西地平线上的辉煌的落日景象。

身处平庸的卑微的环境中，我以手扶墙，仰望着西地平线上那一团火焰。

那辽远的西地平线的地方，火烧云映照的地方，被历史学家称为欧亚大平原，被地理学家称为小亚细亚。在那炫目的红光中，我看到一些匆匆

的背影，正向历史的深处走去。曾经在东北亚草原上游荡过许多年的匈奴民族，就是在某一个早晨或黄昏，循着西地平线远去的。还有另外一位叫成吉思汗的英雄，在那炫目的红光中，我也看到了他的背影。正是在此处，我脚下的这个地方，他召开了誓师大会，尔后，兵分两路，一路打通伊犁河谷，一路翻越阿尔泰山最高峰——友谊峰，西征花刺子模，尔后进入欧洲，进入非洲的。

我多么的卑微呀！我多么的平庸呀！感谢落日，它让我看见了他们远去的背影，它把世间惊世骇俗的一幕展现在我的眼前。

火烧云持久地停驻在西天。直到太阳已经落下去很久了，还将最后的一抹光辉像扫帚一样扫向就近的云彩。直到最后，又贪恋了一阵后，西边天空终于恢复了它平庸的色彩。

接着就是中亚细亚那著名的白夜了。

这是我三次见到西地平线上落日的情景。我不敢独享那一幕，所以将它诉诸笔端，带给更多的人。我会写一本叫《西地平线》的书，来记录我这几年西部行旅的感受的。末了要说的话是，“雄伟的风景”和“世间有大美”这两句话并不是我的，前者是一个日本画家叫东山魁夷说的，后者则是中国画家张大千，在看了敦煌壁画以后发出的一声感叹。

物以载文，文以载道

——谈文人之收藏

范 曾

文人收藏亦若文人之作画，必于其中注入文人之学养及文人之所好，与帝王、贵胄、巨商大贾之所好大异其趣。文人不惜隋侯之珠、和氏之璧，不求太阿之剑、犀象之器。苟为帝王而兼文人者如乾隆，则其所藏多为稀世之宝，如三希堂法帖，则天下文人不复得见，是天子专而为私也；重臣而趋附风雅者如乾隆之宠臣和珅、南宋理宗宠臣贾似道，则网罗天下珍宝奇器，是掠而为己也，共为天下文人所侧目。

文人一般贫而俭，即使官至翰林学士而清廉如欧阳修者，其《集古录》所载毕生所收藏，亦皆苦心孤诣——寻获者，绝非网罗搜刮而得。

文人藏家中，最令人感动的莫如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所载故事。李清照与其夫赵明诚，非出身于世家贵胄。李清照父虽官至礼部员外郎，然清贫如故。而赵明诚当时只为太学之学生。每逢朔望告出，质衣得钱，入相国寺（或如今日之琉璃厂）买回碑文、果实，与李清照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心灵上与古高士往返，其乐固非文人莫属。两年后为小官，每省俭其用，见有奇器，依旧得“脱衣市易”。赵、李二人直把收藏视为生命之第一需要。有一次见到一幅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这种天文数字，不是赵、李所可能支付，乃留观一夜而还。“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直如与古人邂逅，失之交臂。

后赵明诚官渐至郡守，竭其俸禄购书，与李清照共同勘校，每得书画彝鼎，摩挲把玩，必待一烛成灰为罢。夫妇每饭罢，坐堂烹茶，于书房谓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此角胜负，胜者先饮，举杯大笑。而且两人甘心如此贫老于乡里，正所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李清照亦自许“乐在声色狗马之上”。在金人兵燹掠夺中之，赵、李二氏所藏大半为灰烬。入南宋，赵明诚为建康知府，越年罢归。又越年，赴召湖州知

府，李清照则携劫后余物乘舟赴池阳驻家。临行，赵明诚悲怆万分地告诫李清照，如遇急难，“先去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宗器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也！”生离死别之际，所一心关怀者，别无长物，乃国之重宝耳。所谓物以载文，文以载道，赵、李夫妇可为千古藏家之典范矣。1129年赵明诚既症且痢，遂不起，临终作诗，以述其志，绝无依恋私情之意，李清照所重者，亦非赵明诚对一己之爱恋，而是他们所重视的人生价值，这是一种高尚文人的收藏旨归。

李清照是在整理积残时，发现赵明诚所著述《金石录》的，“忽阅此书，如见故人……，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历尽人间的悲欢离合，往事如烟，她在《金石录后序》中最后发出浩叹：“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区区记其终始者，亦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所戒者以我之解，不于得失斤斤也。

更有值得一提的文人藏家，是清道光、咸丰之际的陈介祺，人们都知道他是“万印楼”（又名“十钟山房”）主，是朝廷命官礼部尚书陈官俊之子，而又少负不羁之才，19岁“以诗文名都下”，29岁为翰林院编修，于经史、义理、训诂、辞章、音韵等学问皆所擅精，尤酷爱金石之学，那是嘉乾考据之风的直承者。而其交游，如阮元，为其长辈，陈执弟子礼，凡所询问，阮元皆为指点迷津。其友辈皆一时豪俊，若何绍基、吴式芬、李方亦诸公。陈介祺为人清绝，不恋仕途，乃称理母亲丧事归里，终身不复为官。家资不菲，不惜重金收集文物，仅三代、秦汉古印，即达7000余方，乃造“万印楼”以藏之。每得一器一物，必慎思之、审问之、明辨之，知其渊源，辨其真伪。而陈介祺又善墨拓之技，亲自手拓铜器、陶、玺、石刻，其著《簠斋传古别录》，专门介绍拓片技法。而其《簠斋金石文考释》一书，对后之金石家研究提供了微妙法门，厥功至钜。而其开创性研究为《簠斋藏陶》，是前人所未从事者。对历代伪贗之品，他著文鞭辟，令人叹服。如指出“遂启谋鼎”铭文中，仅有9字是原鼎铭文，其余为后人伪刻，苟无过人之学养，何能至此。其所藏“毛公鼎”称“十钟山房”之极品，此乃西周晚期重器，为周宣王诰奖毛公之青铜鼎，铸497字，为青铜器中字数最多者。宣王执政55年（B.C. 827—782年），周室衰微，宣王不能挽狂澜于既倒，铭文所书，述及社会之震荡不安，对研究周幽王之前的历史有重要价值。他所藏除7000余方汉印外，有秦汉器物、

刻石、各种古钱、陶、瓷、砖瓦、碑碣、造像、古籍书画等精品达万余件，即以藏镜一项便可成一部镜史，自汉、三国、两晋以至元明十多朝，直可纵览各时代之审美、工艺、冶炼之特色，为中国艺术史不可或缺之篇章。

我有幸在海外偶得陈介祺书札两纸，是他给“文泉年伯大人”的一封信，字迹清俊工整，足见其为人严谨不苟，即使在便函中，还提及何子贞（绍基）同年“得苍颉庙碑”二纸，何子贞准备送给“文泉年伯大人”，询其已得否，苟尚未得，陈介祺谓便中再当询之，文人之交有如此清纯者，可为一叹。这是我近年最得意之收藏，每读之，不免有斯文于今不复之叹。

更忆一事，辛未年我有赴台湾之展，大儒秦孝仪（时任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邀饮于张大千先生故居“摩耶精舍”，先生携一蓝色布包来，让众人欣赏其珍藏，其中有明大吏徐珪上疏，直陈阉佞魏忠贤罪状数十事，慷慨激昂，有肝脑涂地而不顾之士节，众人钦服叹惋。又取一扁方石印，有红线系一骷髅头，先生试我云，你猜此谁之名章，余固不详其源来，但云：“此人命途不祥，于名姓印作此异乎常情之饰，略类言讖，恐必有血光之灾。”秦孝仪拊掌，翻开印面，原为清初哭庙被戮之“金圣叹”，众皆赞余之分析，其时挚友欧豪年在场，亦为我之测言所服。

要之，文人之收藏不同君王贵胄之收藏、商贾之收藏，不同出入于拍卖场之收藏。首先，文人之收藏有源流发微之识见；其二，由于博文硕学，故能去伪存真；其三，佐考史迹，更为文人收藏之使命；其四，心清学正，故而风高趣雅，足可布席簞席。是则物以载文、文以载道之宏规远旨，使文人收藏化为了一片清凉世界，没有蛮烟瘴雨，也没有污泥浊水，其拓展的境域，正是众芳之所在。

落 叶

贾平凹

窗外，有一棵法桐，样子并不大的。春天的日子里，它长满了叶子。枝根的，绿得深，枝梢的，绿得浅；虽然对列相间而生，一片和一片不相同，姿态也各有别。没风的时候，显得很丰满，娇嫩而端庄的模样。一早一晚的斜风里，叶子就活动起来，天幕的衬托下，看得见那叶背面了了的绿的脉络，像无数的彩蝴蝶落在那里，翩翩起舞；又像一位少妇，丰姿绰约的，作一个妩媚的笑。

我常常坐在窗里看它，感到温柔和美好。我甚至十分嫉妒那住在枝间的鸟夫妻，它们停在叶下欢唱，是它们给法桐带来了绿的欢乐呢，还是绿的欢乐使它们产生了歌声的清妙？

法桐的欢乐，一直要延长一个夏天。我总想，那鼓满着憧憬的叶子，一定要长大如蒲扇的，但到了深秋，叶子并不再长，反要一片一片落去。法桐就削瘦起来，寒伧起来。变得赤裸裸的，唯有些嶙嶙的骨。而且亦都僵硬，不再柔软婀娜，用手一折，就一节一节地断了下来。

我觉得这很残酷，特意要去树下拣一片落叶，保留起来，以作往昔的回忆。想：可怜的法桐，是谁给了你生命，让你这般长在土地上？既然给了你这一身绿的欢乐，为什么偏偏又要一片一片收去呢！

来年的春上，法桐又长满了叶子，依然是浅绿的好，深绿的也好。我将历年收留的落叶拿出来，和这新叶比较，叶的轮廓是一样的。喔，叶子，你们认识吗，知道这一片是那一片的代替吗？或许就从一个叶柄眼里长上来，凋落的曾经那么悠悠地欢乐过，欢乐的也将要寂寂地凋落去。